

畿輔通志卷一百六十四

略一百十九 古蹟十一

署宅五 遵化 易州 冀州
趙州 深州 定州

遵化州

故遵化衛在州治南明洪武十年建

大清一統志

東勝右衛在遵化衛西

同上

忠義中衛在州治東南永樂元年建今裁

同上

蕭后妝樓在湯泉山麓

州志 劉靖蕭后妝樓記遵化湯泉山下有荒土臺基高可二丈餘在寺

之東相傳為遼蕭后梳妝樓絕無考據然寺院石幢戚武毅公所撰重修湯泉記予嘗於剝落殘文中摩挲讀之有曰稗官氏言遼蕭后妝樓址也當日想亦見諸記載又其文內言初濬此泉時命工下稻田鑿渠百餘武以溯其址折筭二尺深二丈三尺而出泥丈餘有萬戶印一白金五兩併簪珥之屬黃金一兩銅三十五觔錢六石七斗鏡一百五十七枚皆蝕云云按遼時有萬戶官名而泉池內遺金銀銅錢簪珥各物併有鏡如許之多其為當年宮眷隨從遊幸之地建有樓閣無疑也但確指蕭后則未可知耳

長春宮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正月以玉田縣行宮地偏林爲御林大淀濼爲長春淀有長春宮其殿曰芳明二十四年正月如長春宮春水二十六年正月如長春宮春水二十七年正月如長春宮春水世宗既殂後主如春水改都南行宮爲建春又改遂城行宮爲光春而長春不書矣碣石叢談宛在亭景忠山下有震湖湖中有宛在亭戚都護元敬所修

也同上

都察院公署初設在縣治東明正德六年巡撫李公遷於縣治西嘉靖間巡撫溫景葵重修

國朝巡撫移鎮調薊道駐州遂以爲道署康熙十五年改爲州

判署

州志明李貢新遷行院記正統己巳初設巡撫時麻城鄒公卽廢廨以居爲都御史行院而在委巷中室且

陋宏治丁巳襄城張公稍增大之然有司兵吏多承廳事不能容先後爲禮陰雨則淋於門外沾溼泥淖非禮也亦未愜

於人情公暇守備指揮李英進曰職署甚高爽通衢坦直且傍有隙地請拓以爲院予曰財力安出英請以公楮贖錢市材操卒值夏方休息可稍用之予遂以委英敏且勤兩月而告成事凡爲門三楹中門如之堂五楹後堂如之堂前後廊各六楹解舍一區門外又爲屬吏候室十六楹廐七楹尊嚴靜深符憲臺體七月癸酉遷居焉英礱石請記歲月余惟春秋凡興作必書如新延廐築臺於郎爲其不時如城郛城郛爲其非義然如城向城諸防時且義矣聖人亦書之經者見勞民重事也遵化設撫院於今六十餘年前輩重民力委巷陋室而顧安之貢勞費遷舉跡於侈不得爲義夏秋雨潦米騰貴盜萌生於霸州雖經戡定安在職思其憂不得爲時非時非義戾於經心竊赧焉而英之言曰開府建節稱重鎮因陋仍簡六十年亦已久矣要荒入貢者瞻仰於是文武將吏三軍之衆稟成於是乃今門不容車庭不容衙推排列而將吏苦於淋暴而無所休廕役不得已而舉之之謂時矣盜賊平士休暇而役之俾急公上之義而因練習之使無怠安脫惰訓士之方也時凶穀貴民爭趨辦於材就食於工救荒之善政也何不義也顧余心終不釋然以安也時不時義不義在春秋之法皆當書之其類於延廐築郎之役乎抑城郛城郛之役乎以視城向城諸防何等也英有聞焉必以告也彭韶巡撫行院題名記國制十五國各歲遣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宣德年以關中江南地廣而要害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江南盜起北邊戒嚴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京圻巡

撫輦自麻城鄒公時當景泰初疆圉孔棘簡公提督軍務總理糧儲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整飭紫荆倒馬等關兵備又設山東按察司副使從公問刑公受事修闕城整戎旅且召兵民分屯耕守自食其力百廢具舉勞苦而功高順義李公代其官時幸晏然乃散兵歸民籍其糧歸官邊儲獲助天順改元召入爲大理而院中罷成化初採言者議擢關中閭公理邊務撫順天永平河間正定保定五府公銳意事功腹裏城池多所修築任事乃得謗歸無錫楊公繼之兼撫大名廣平順德凡八府頃之遂上言畿輔地廣宜據居庸關中分命二人巡撫爲便從之長清張公實分於此楊公雖居不久然吏民咸服其能焉廬江汪公嘉魚李公陽城楊公嗣以整飭邊備巡撫二府列銜至於今也張公訓練有方汪公於出沒盜區建置巡徼李公舉州縣泉布貸民取息而荒政有備陽城剗蠹弊興學校整墜廢未幾謫去而不肖代之短淺自愧微福明時連歲有秋邊陲無警則惟申飭功令敬畏晨夕不敢妄有更張間質師言得羣公之槩願學焉未能也噫羣公勞而予逸承之俯仰五載恐陳事益遠亡徵爰題姓字於壁俟後人焉

兵備道行署舊在州東久廢地入州治明天啟三年添設遵化道以總鎮行署爲公署崇禎四年添設監視遂讓總鎮署爲監視署本道於西街路北置署

國初道裁署廢

同上

總鎮府行署在東門內舊爲忠義中衛明嘉靖二年總兵馬

永重修萬厯初戚繼光又增大其制今改爲遊擊署

同上

來泉堂在州城東北隅商邱宋榮建

同上

國朝傳修來泉堂記州郭東北隅半里

許爲烏龍泉泉之西有堂面池水從石竇迤邐西注綿津冢宰所謂來泉者也走堂之巽向有洗心亭石蹲松夏頗號勝概歲久堂亭並圯苔荒狴竄弗可行都人士登眺撫往蹟恆歛歎不能已王子秋時和鳩工疏泉闢迳易棟桷覆甍甌迺堅迺塗繚以周垣護以曲檻葺堂還舊觀亭則覆建而易以名堂後高岡又編一亭顏曰春及微寓遂人興鋤之義云四圍增植松柳桃杏百十本六七月間池水灩澦菡萏作花清芬襲人衣袂而環堂之勝恍見前賢芳躅焉是爲記

南池別館在城西南隅

同上

劉靖南池別館記余莅遵之明年戊辰奉檄建義倉并飭查荒廢

祠宇可因便以省費者擇有城內西南隅拈花菴缺殘已久遂改爲之鳩工庀材將告竣辛未冬又奉有移倉郭外之檄菴中遺像已別置他所未便復爰思州治爲邊關孔道每使節經臨無一椽可棲乃卽菴之正室三楹擴其前厦增以扶闌旁爲精舍東西起配室大小數間前爲二門又前砌花牆爲界大門併兩耳室存其舊略爲補治庭前雜蒔卉木蔥蘢

芳芳怡人心目紅藥當階翻尤可愛也前後經營幾兩載余捐俸以爲費而董其事者則吏目金君懿德一切相度布置與有力焉落成後稟達各憲咸以爲可批發立案余乃易其稱爲南池別館南池者斯地之土名也顏於庭之額曰停驂茲復爲勒諸石以紀其大略從此星輶往來適館有備而山城風景亦稍增其色矣若夫時加修葺俾永厥圖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玉田縣

興州左屯衛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永樂中自大甯界移此

大清一統志

御林在縣界金大定二十年以玉田縣行宮之地偏林爲御

林今堙

同上

陽翁伯故居在縣東北三十里無終山

水經注

田疇宅在縣東北徐無山

縣志

三樂臺在城西北三十里

同上

薛文清瑄寓居在學署

採訪冊

豐潤縣

故興州前屯衛在縣西明永樂中自大甯界移此

大清一統志

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相傳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

同上

蔬糧垞在縣西北十五里相傳唐太宗征遼時所築

同上

太僕寺行署在縣治西崇禎十四年改爲監軍道署後爲察

院署今改爲演武廳關帝廟

縣志

營田觀察使署在城南街面西中改溁陽書院北改都司署

南改城守把總署

同上

冷心亭在城外西南隅故蘇州太守曹首望別業有荷池一

區古木叢青今廢

同上 國朝徐崇熙記冷心亭者故蘇州刺史曹先生別業也亭之外環以石池轉

轆轤注井水其中種藕蓄魚清冷活潑可愛池之外爲園廣袤數百步春花滿枝新菜盈畦秀可餐美可茹也園之外爲

田高宜黍稷粟麥卑可梗秔稻粱旱乾水溢不足爲其災田之外爲天宮寺殿閣參差鐘聲夜動樹木蒼翳塔影孤圓園之右爲燕山翠滴烟浮峯迴石起園之左爲豐潤縣治烟火千家雞鳴犬吠居然城市山林氣象予晨夕登眺其上自亭而池而園而田而山川大地寺觀村落風雲月露晴暝霜雪人物鳥獸草木四時之勝無不於心頭眼底了了盡之無餘未幾此中恍然似有所得而不能言也又俟之一年乃知山川大地寺觀村落風雲月露晴暝霜雪人物鳥獸草木四時之勝可舉而攝之皆入田中田之勝可舉而攝之皆入園中園之勝可舉而攝之皆入池中池之勝可舉而攝之皆入亭中亭之勝可舉而攝之皆入心中亭之善如此其曰遣心可也賞心可也曰見心洗心無不可也而何以冷心名乎哉夫先生以選士歷部曹官二千石豈猶有所不足於心而志慨與或曰先生官旣罷年旣衰而心始冷也或又曰先生蓋借以愧夫時之熱中於榮利者而故顏是亭以寄意也是烏知夫先生逆知百年後有不佞真冷心人來遊是園憇是亭而預蓄此名以相贈乎若是則先生冷之於前而不佞冷之於後也則謂之冷心亭也固宜

近林亭在西關外故州司馬曹雲望別業

同上

松茨在東關故徽州太守曹鼎望別業

同上

小輞川在縣西南三十里亦曹氏別業

同上

釣魚臺在城東北四里許相傳明武宗微行釣魚於此今但

存黃土一區而已

同上

錦溪亭在城南里許朱家莊中有魚池數畝亦曹氏園亭今

廢

同上

易州

御射臺在州西南水經注徐水逕東山下西有御射碑又

北流西屈水陰又有一碑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

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巒巖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太

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險途覽崇岸之竦峙乃

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於巖山刊石用讚元功夾碑

並有層臺二所卽御射處也

大清一統志

黃金臺在州東南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

黃金臺上谷郡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金臺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餘步南北如減臺北有蘭馬臺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逕通長廊廣宇柱礎尙存耆舊言昭王廣延方士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彫牆敗館尙傳鐫刻之石寰宇記金臺在易縣東南三十里俗呼爲東金臺又有西金臺在縣東南二十里小金臺蘭馬臺俱在縣東十五里按今都城及定興安肅滿城皆有黃金臺惟在易州者爲有據餘皆後人所爲

同上 元楊維禎撰黃金臺賦懷美人兮天一方日燕然兮故邦耿寒照兮析木黯雲蕪兮武陽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松柏兮度材孔良載揀載掾兮厥土燥剛上千頃洞兮下震鴻龐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黃金臺之改觀兮聳具瞻乎四旁無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聘士之皇皇嗟甘棠之子孫兮胡崎嶇於蠻貊會子之遺福

今受強齊之咎扼嗜若虓虎兮威若雷霆蹇吾冲之嗣祚兮
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疾苦兮御前人之僨烈思英雄以
共奮兮庶國恥其可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
寶於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兮續龍媒其舊趾劇不召而自至
兮鄒聞風而亦起教委質以駿奔兮爭來輕於千里蓋一誠
之感激兮固非誘金之所餌也寶鼎九廟兮金城四壁大邦
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於臨淄兮迫窮寇於莒墨齊器設
於甯臺兮故鼎返於磨室灑九京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
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瑤之臺以侈亡雲夢盪乎游盤兮
姑蘇鳩乎內荒戲馬鄙於刊印兮銅雀泣平分香哀章華於
望海兮鍾神明於柏梁編以金玉兮絡以綺組羅列垂棘兮
錯落元圃國士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古
之慨慷去千載如一日兮君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噫嘻
望碣石兮山嵯嵯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故址兮何在招望
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轉高臺之儀不可磨 劉因黃金
臺詩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
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
仞鳳鳥才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饑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
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橫
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王惲望黃金臺有感詩樂生與
郭隗僂德非同儕九九乃小數正可訓提孩樂生復國讐強
齊捲輕埃燕昭師事隗竟築黃金臺我思賢王心要罄初始
懷在昭固至德贊襄誠衆哉臥龍以力食躬耕亦堪哀昭烈
昧三顧孔明甘草萊一語萬代譽正獨龐公開鳳凰巢千仞

一舉出九垓翱翔覽德下千年能幾來抃時不易得况復管
樂才毅然好賢心無爲古所哈 郝經賢臺行高臺突兀燕
山碧黃金泥多土猶溼曉日曛曛赤羽旗燕王北面親前席
費盡黃金臺始成一朝拜隗人盡驚誰知平地幾層土中有
全齊七十城禮賢復讐燕始霸遂與諸侯雄並駕七百年來
不用兵一戰轟然駭天下二城未了昭王殂火牛突出騎劫
誅臺上黃金少顏色惠王空讀樂毅書古來燕趙多奇士用
舍中間定興廢還聞趙括代廉頗敗國亡家等兒戲燕子城
南知幾年臺平樹老漫荒烟莫言騏驎能千里祇重黃金不
重賢 又和陶九日間居高秋登隗臺悵然思樂生君臣灑
落契千載稱榮名西風菊花期日照黃金明青山遶故國白
雁遺燕聲佳時動幽懷晏景催短齡浩歌正激烈樽酒時自
傾故鼎反磨室六雄競光榮督亢一寒蕪酒酣重傷情丈夫
遇主知唾手成功名 明鍾芳登黃金臺記正德乙巳春予
過易州客指示黃金臺偕往視之士阜漫漶不可辨疑焉據
記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無築臺
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
故城中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
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
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遺址沿久或
訛而此地亦據經圖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啟土
用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幾而燕昭
敗亡餘孽乃獨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考故址者尙挹流風
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於齊

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
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潛以走死僅以身
免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磨室薊邱之植
植於文篁尊賢而效乃如此使天不悔禍王不中天則齊之
爲齊未可知也而毅卒傷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
際所以爲難而士所以恆苦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
景仰前哲徒見其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
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
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
成而毀者豈獨毅哉黃道周黃金臺詩吾將揚髯鼓腮問
乎昭王之金臺提金呼人汝其來壯夫面土心成灰宿瘤如
有貌想當不自媒嗟吁乎士不愛鼎王不好瑟燕王臺上取
黃金荆王門下投奇璧璧固賤於硃金亦不如錫吾聞燕王
買駿燕山下蹄鬣相逢多路馬路馬易嘶路神易祈若俾駿
馬鳴自理駿馬甯死而骨耳馬耳瘡人眼膏誰知者九方歎
九方善相馬篋中無黃金嗟吁乎郭隗樂毅非高賢燕臺抗
千金燕士持一錢臺高於天士卑於淵嗟吁乎今燕古燕
侯方域過易水黃金臺詩千年尙有昭王闕高臺遺址生青
蕨陰風常聞擊筑歌蟋蟀哀鳴細不歇野原夕照霸圖盡東
顧督亢臥蒼碣老父無語立漁津易水捲波寒六月慘澹經
營割據心死馬不辭金千笏今人但知重芻粟何論霜蹄恣
超忽汗血驂騑泣路隅況是區區皮與骨國朝畢沅撰黃
金臺詩栽栽黃金臺四面皆蒿萊黃者葉青者苔感不絕余
心懷昔聞燕昭王慷慨輕貲財築宮於此事郭隗黃金千兩

置臺上卑禮厚幣招雄材樂毅鄒衍劇辛接踵往如水赴壑
聲應響就中獨有望諸君無雙國士超羣倫下齊七十城擢
如電掃雲報讎雪恥天地驚齊器設甯臺大呂陳元英故鼎
反磨室汶篁植燕京馳驅感激揚聲名慨然立此不世勲將
軍功高海內懼惠王疑之羣臣妒從來反間起猜嫌豈爲田
單有遺誤噫嘻乎君臣遇合鮮有如此者後人那得知其故
功成不成乃天數將軍一朝去古臺亦荒涼至今臺畔過惟
見皓月凝空蒼悲風蕭條出枯桑殘陽明滅烟水長客從何
來淚盈把短衣數挽不掩踝黃金臺下寂無人太息爲言千
里馬商盤黃金臺懷古詩燕昭禮賢士高築黃金臺當時
昌國君豈爲黃金來高臺尙遺址黃金安在哉我從千載後
弔古披蒿萊身受或忘恩旁觀有餘哀方今聖明世珠
網連天開夔龍盡垂紳不藉管樂才騏驎充上駟此外同驚
駘徒抱霄漢心終慚樛櫟材日暮控征車檻檻鳴春雷浩歌
感遇篇席帽猶塵埃

謹案州志金臺坡在州東南三十里坡側有臺

三公臺寰宇記在易縣東南十八里其臺相去三十六步並

高大燕昭王所立樂毅鄒衍劇辛三人所遊之處故曰三公

臺上同

候臺寰宇記在易州子城西南隅燕昭王所築以候雲物州

志一名五華樓東曰增明西曰晚翠南曰觀日北曰卧遊中

爲萃秀在州西五十步今臺廢遺址尙存唐梁裕有記

同上元

史賓初萃秀樓記夫不有所廢則焉有所興若廢而不興則天地之間奇絕雄勝之地皆化爲野燐蔓草狐兔之區又安有風樓月榭登臨之所哉此廢興成毀所以循環不已也然有以興且成者非獨出於人抑亦有數存焉易州萃秀樓者在城西北隅古臺之上乃周武王占候之所而燕昭王所謂聚樂臺者也按唐梁裕候臺記曰旣無占候之事供爲宴樂之所又有山染藻稅軒榭窈窕之語則是盛有斯樓也歷五代遼宋金爲節度爲刺史者相繼修營之又按丙戌歲隗辨萃秀樓記曰元帥張公柔改郡爲燕甯府命長史盧公應修之因榜東曰增明南曰觀日西曰曉翠北曰卧遊中曰萃秀以實古五華之名延祐二年知州曹英等同郡人中奉大夫宣慰使都元帥何公德嚴隨其所壞皆嘗補葺之至元復元之五年而所謂五華臺者瓦風壁雨已不堪其棟橈之憂暇日宣慰使弟朝列大夫和州知州何德謙與達魯花赤脫因知州郝宥原夫同知君讓仲謙節判李如璋君昂燕於此樓顧盼河山風景物象猶圖畫也徘徊不忍下因稱觴囑諸公曰河山如故昔人安在斯樓亦昔人所觀眺如吾之今日也焉忍坐視其廢負此河山之勝乎遂贊之曰蓋新之衆皆允

其請或獻疑曰符檄紛紜日不暇給奚暇於樓乎同知王公慨然曰事難於慮始人習於惡勞泥道傍築舍之惑安聚廬託處之陋吾不與也僉曰敢煩公董其事王公曰諾於是協謀共方料材計功運石伐木甃廢井作新厨棟楹梁桷百廢皆興經始於季春之初畢功於仲夏之末如竹苞松茂如鳥革翬飛雲牕月戶霧楹霞欄屏以燕山之翠色帶以易水之洪波自上觀之則全燕之勝盡在目前自遠而下者望之則仰樓閣於空中也邑人喜曰今此不修將摧而於瓦礫安能見此突兀者既訖功諸公咸集置酒張樂以落之予忝州教獲廁末席諸公舉酒謂予曰樓已畢修其記非子不可予復之曰凡人之所爲者莫不有廢樓臺是也惟天之所爲者然後無廢河山是也然人心卽天意也今此樓也煥然一新屹與河山相並乃天意之所屬與夫人事之合而又繫乎興成之數也刻記於石諸公之名若爵有聞於後予亦得與名於下才雖荒淺又何敢辭驩然曰善於是乎書至正二年癸未六月己未吉日立石

高漸離故居在州西

同上 國朝畢沅高漸離故居詩小園約疏籬方塘帶衰柳門外一旗飄荒村

人賣酒數間板屋枕幽墟云是燕市酒徒之故廬里人欽風增整葺香火年時常不虛我緣愛清景小立空庭靜耕葉緣一廊蘇花紅半井緬想并吞時祖龍亦屢危荆軻匕首力士椎中間一筩尤出奇義士貴行其志耳事成不成非所知自古誰無死藉以雪國恥身喪名長留炯炯垂青史迄今來往人指點談遺址日暮故城東獵獵多寒風易水聲嗚咽猶如

恨未窮君不見咸陽宮殿成焦土破瓦殘垣
鼠蒼鼠禾稼新登場間碌碌苔青臥秋雨

謹案州志有高碑店在州東南二十五里

荆軻館在州境

同上 晉陶潛詠荆軻詩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羸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

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追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
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蕭蕭哀風起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
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不復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
迤過干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
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唐柳宗元詠荆軻詩燕秦不
兩立太子已爲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趨窮年徇所欲兵
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日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
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先掌握同正夫造端
何其銳臨事竟趨超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劍赫憑怒
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客無容驅夷城芟七族臺觀皆
焚汙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
何效曹沫實謂勇且思世傳故多謬大史徵無且 元劉因
詠荆軻詩兩兒戲邯鄲六國朝秦羸秦王鷲鳥姿得飽肯口
卿燕丹一何淺結客報咸京當時勢已危奇謀不及行政使
無此舉甯免係頸纓如丹不足論世豈無豪英天方事埽除
孰禦狂飈聲我欲論成敗高歌呼賈生乾坤有大義迅若雷
霆驚堂堂九國師誰定討罪名一戰固未晚何爲割邊庭區